

新鲜事

食堂来了“歪果仁”

□ 孙璇

德国人分工细腻，流程严谨，严于计划……
但并非“一根筋”



德国工程师在经济日报印刷厂调试设备。

高兴贵摄

自动化就是把人类不擅长做的、重复易错的工作交给机器人。“工厂完全是机器自己在生产，而人的作用被形象化为两种：一是做生产规划，下达生产指令；二是给机器打下手，帮助保持生产线高效可靠地运转。”托马斯说。

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不同到底在哪儿？在曼罗兰印刷设备北京分公司服务经理杨军看来，就是流程化。“生产流程化的核心目的就是把生产过程切分成非常细小的片段，每个片段都遵循严格的顺序加工，

托马斯他们做的就是这些。”

专业范儿之二，在于专业化、职业化。克里斯丁和罗伯特是两位来自德国奥克斯堡的电气工程师，负责印刷机电器连接调试工作，已经进驻项目8周。

杨军说，职业化是德国工程师最大的特点。今年40岁的克里斯丁已经有25年工作经验。“德国人的厨房用具比我们中学生的化学实验室里的设备还要多，所有食材都需要精确测量，当然，所有的加工时间和关键环节的加工温度也需要精确测量。”

形形色色快递哥

□ 王晓

哥电话，快递哥先教训我买个手机当摆设，不用就不要买手机。我急切想知道宝贝在哪里，忍着。再追问，说拖快递的车子改装不合格，连车带大大小小的宝贝全被城管收走了。知道他开玩笑，急了，催他快说宝贝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听出我语气不高兴了，快递哥才说刚才逗我玩呢，包裹放小区传达室了，里面包裹多，赶快去取，丢失不管。这款人还好，会开玩笑。

我在网上购买一台冰柜，货到付款，讲好送上门，买家还可验货，不满意不给钱。那天中午，一直担心快递电话吵醒午睡的老公，怕着怕着，还是到了。压低声音问是不是快递，对方不明情况，也跟着压低声音，说好的。我继续压低声音，请他按要求送货上楼。过一会，楼道里响起扑哧扑哧喘气声，门一开，两个快递哥看我正大光明地站在家里，问我大白天搞那么神秘干吗，不晓得下去搭把手啊！我没理这无厘头。按规定先验货。冰柜侧面有两三个小疙瘩，不仔细看不出来，但我看见了，而且在意。还没说换、退之类的话呢，两个快递哥就不耐烦、不高兴了。以为我一人在家，他们两个大男人，在气势上先压倒我，不客气地嫌我啰唆、挑剔，手上又是包装绳，又是纸盒子，捆扎恐吓的姿势有意无意做出。正在这时候，被快递哥高声朗语吵醒的老公一脸被窝气，铁塔一样堵在俩快递员面前，那俩家伙立马恢复电话里压低的声音，承认他们搬运过程中失过

手，磕过，跟我协商，请求原谅他们的不小心。本想装霸道黑社会，不料暴露自己蠢萌兽身份。遇见这款看人说汤的快递哥，女人们要格外小心，家里没男人，快递不进门。

近两年，快递行业不断规范，经过优胜劣汰，快递哥的服务也越来越贴心暖人。父母不在身边，我过去表达孝心通过邮政，现在有快递更便捷。有一回快递香烟、茶叶给老爸，不曾想老爸反馈，一斤明前茶收到半斤，一条中华烟影子没看见。找快递哥询问，对方答应帮我追踪。不抱指望的事，快递哥竟然帮我理赔到位。原来检验的时候，被检验员扣为已有了。自此对这个快递哥印象好了起来，发件收件都愿意找这个快递哥所在的公司，由他经手放心。这个快递哥看我狂购，会提醒我别给自己败，忘记爹娘。看我一段时间不败，又说女人不花钱，就是对生活缺乏激情。前两天，气温达30摄氏度，快递哥催我拿快递，正好在外面有事，估计几分钟就到，就没跟他解释。只是要他等一等。他以为我在楼上姗姗来迟，连打我几遍电话，我正在开车没应答，短信滴滴来了：第二条要我换手机铃声，说听腻了。第二条说我再不来拿，就顺便从家里带些盐巴和孜然粉，吃烤乳猪。他把自己当乳猪烤在烈日下了，挺会拿自己开涮的。我一脚油门，一把右转方向，车子定在快递哥面前，吓得他脸都绿了，连说女司机惹不起。

不穿姐姐的旧衣服

□ 李小莉

无独有偶，上周天气晴好，约三五好友，去野外吃烧烤。我们大人忙着烤肉，孩子们则在一边撒欢儿游戏，不一会儿，朋友家的儿子小胖走过来，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闷闷不乐。我赶紧走过去去询问：“小胖，你怎么不玩了，告诉阿姨怎么回事？”小胖灰头土脸地低下头，忽然流着泪说：“我不要再穿哥哥的衣服，他们都穿自己的衣服，我也要穿自己的衣服。他们都说我穿的衣服好胖啊……”再看小胖身上的衣服也确实宽大，显得不那么合身。这时，小胖的妈妈也早睁大眼睛，错愕在那里，显得非常尴尬。

我们在场的几个大人见此这般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小胖的妈妈说，儿子堂哥比他大两岁，自小他穿不下的衣服都拿来给小胖穿，看着也都挺好的，谁知孩子竟这么在意。

那我们究竟该不该给孩子穿旧衣服呢？幼教专家建议我们要分年龄对待，旧衣服对小宝宝有好处，是因为一些新衣服可能会因为毛刺多而刮伤宝宝娇嫩的皮肤，而且还可能含甲醛和

铅等化学物质，从健康的角度来说，旧衣服对小宝宝是很好的选择。

但是，宝宝在14个月左右，就会对着装有感觉，到了三四岁左右，就会“臭美了”，因为他们进入了审美敏感期。早在两年前，我就经常见女儿在镜子面前晃来晃去，一会别个发夹在头上，一会就想用我的口红涂嘴唇。再就是已入秋了，还非要穿夏天的蕾丝公主裙，甚至有时会在早上因为穿那件衣服定穿不下被我大声呵斥。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因为审美的偏好而变得十分挑剔和敏感。若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家长还要以节俭来压迫孩子的需求，让他们穿不喜欢的衣服或者违心地按照我们大人的要求来打扮，那孩子可能会产生自卑、敏感、不自信的负面心理。

或许，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审美需求和喜好，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给孩子选择穿衣的权利。也要让孩子明白，穿着只要干净整洁，大方得体就是美。不要再因为过度节俭让孩子穿不合身的衣服，为省一时的支出而伤害孩子的自信心。

洋女婿上门

□ 苗连贵

爱情加网线，拉近了
人与人之间的距离

我一向怀疑网恋的真实性，以为那不过是现代社会的“天方夜谭”。没想到我的近邻竟演绎出一段真实的故事，而且是跨国的。主角，芳名晓红。她是我妻子的闺蜜，两人好得无话不谈，我从妻口中断续得知了一些她的恋情。

她是本地高校一位英语教师，为了提高语速，经常上网络聊天室与老外对话。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一位叫维克的美国人，他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做留学生工作，经常往返中国，有几次还亲临我们这座城市。他对东方文化极有兴趣，于是两人因“互补”而“粘”在了网上。

据晓红说，维克有苏格兰血统，家中还有母亲和妹妹，家境并不富裕。她凭直觉感到这个人真诚，他们谈话很投机，每次交谈后双方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。不久，他们都有了视频的渴望。视频的结果，一个被称为美丽的“东方公主”，一个被认为颇像加拿大的中国通“大山”，相见恨晚！从此，晓红上网更勤，维克的生活则多了一项内容：在当地汉语学校恶补汉语。

忽然一天，晓红收到一束盛开的玫瑰，花朵中一张卡片用汉语写着：“晓红，请接受我的祝福——维克。”这份惊喜让她感动得掉泪，天晓得他是怎样通过国际快递公司绕过半个地球送来的？

经过大半年的网恋，他们顺理成章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程序。但晓红寡居的母亲舍不得女儿远嫁，而且她既不相信什么网恋，也信不过这个叫维克的老外。受晓红之托，我与妻子多次上门劝说，但收效甚微。一天，晓红欣喜地跑来告诉妻子：维克说他有办法了，他会使母亲接受他这个洋女婿的——他要到中国来！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们静候晓红的佳音。

那天正好双休，一大早就晓红家门前分外热闹。妻子兴冲冲地进屋告诉我：维克来了，真来了，来求婚的！怎么回事先一点信都没有？妻子说，连晓红也不知道。原来，这维克来了个“万里奔袭”，为的是使晓红措手不及，难以阻拦。这倒是个有勇有识的家伙！妻子叫我快过去帮帮忙，四邻都去了。

晓红家满屋都是人，除了那位长得像“大山”的维克外，还有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太太和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。晓红介绍，她们是维克的母亲和妹妹，是维克组织的“亲友团”。晓红妈说不上高兴，也说不上不高兴，她按照中国的礼节给客人一一上茶。只见这位维克先生端起茶杯，站起身向她道谢，然后仰脖喝酒似地将热茶一饮而尽。人皆大赞，这茶还是烫的呢！果然，维克被烫得口吐舌头，大口吸冷气，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，竟是一句四声不准的普通话：“感情深，一口闷！”一句话让众人笑倒。这是他在美国汉语学校学来的中国俚语？他把喝茶误会为喝酒了。晓红妈悄声问我：“这个维克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正常？”我说：“人家这是表示对您的敬意，一片赤诚。”

谈笑中，却见维克打开旅行箱，拿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，揭开盖子，里面是金灿灿的组合套件。然后他一个单膝跪在晓红妈脚下，双手呈上首饰盒，嘴里一串英语。晓红翻译过来，说按照中国的习惯，他们一家正式来下聘礼。晓红妈手足无措。这时，洋老太太插话说：维克结婚后，可以到中美两地飞，待她百年后，维克甚至可以到中国定居。维克接着用汉语说：“妈妈，您接受了我，并没有失去晓红，而是多了半个儿子。”这句话太“中国”了，又让众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晓红妈也笑了，终于接过了礼物，事已至此，她该怎么说呢？这“洋女婿”也只得认下了。

晓红眼里闪着幸福的泪花……维克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说要庆祝求婚成功，只见他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件东西，怪怪的：四根像喇叭似的管子连接一只书包似的花格子布袋，晓红说这是苏格兰风笛。是的，我曾在电视上见过，今天可开眼了。维克做了个鬼脸，吹奏起来，边吹边舞，伸手把他妹妹也拉起来伴舞。悠扬的笛声中，我仿佛看到苏格兰翠绿的山峦、宁静的森林、星星点点散落的牧人小屋……

没想到，在我们这条普通的街巷里也有了国际婚恋。爱情加网线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天涯咫尺，地球太小了，真的，就如一个村子。

世说

鹤不飞

□ 王太生

不是能飞的东西，就必定飞远

候鸟之中，鹤是能飞的，季节转换，寒暑更替，生命传递，南来北往。

曾经拍摄过《迁徙的鸟》的法国导演雅克·贝汉说过，飞翔对鸟来说，不是人们想象的什么乐趣，而是为了生存而拼搏。它们要穿越云层、迎着暴风雨，许多困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因此，鸟除了有一身丰满的羽翼，还要有自信和勇气。

也有些鹤不愿意飞，或者飞不远。贪恋眼前的衣食无忧，舒适安逸，渐渐失去野性。

在苏北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，十几只被人工驯化的鹤在做着低低的飞行表演。高声的鸣叫，激越、高亢。它们扇动翅膀，啦啦啦啦地腾空而起，细长的颈脖，修长的腿，伸展成一条流畅的直线，飞翔一圈后，又折回。这是九月的草滩，天空中没有野鹤的踪影。

古人养鹤，鹤不会飞走。林逋隐居杭州孤山，曾经饲养过鹤。放出它们后，在云霄中飞翔盘旋许久后，再进入笼子里。林逋常划着小船到西湖周围的寺庙游览。如果有客来访，小童就会开门迎客，接着把笼子打开，把鹤放出去。看到鹤在空中盘旋，不一会儿，林逋必定会划小船回来。他知道，大概有客人来了。

苏东坡《放鹤亭记》里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养着两只鹤，训练有素而又善于飞行表演，早晨往群山围坐的西山缺口方向放飞，任由它们神态自若地或立于坡上、田陇，或翱翔于云端。傍晚，两只鹤则沿着东山，又飞回来了……

诸葛亮早先是只闲云野鹤，躬耕陇亩于南阳，虽满腹经纶，却不会飞。是刘备三顾茅庐，才有了这只三国俊鸟的一飞冲天，鹤鸣九皋。

隐者也可以鹤不飞。魏晋年代，七个男人躲进竹林，喝酒弹琴；陶渊明采菊东篱下，盘桓乡下；李叔同青灯黄卷，遁入空门……他们有飞翔的能力，却没有扑腾的愿望和激情，或者胸有羁绊，无力挥动羽翼。

一个人年龄大了，就变成“鹤不飞”。朋友老鲁，多年前，只身云游，在南方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。离开小城的老鲁曾回来过一次，他站在街对面的一棵老槐树下喊我，邀我同行。我问老鲁是否打算在那个城市一直待下去，老鲁摇摇头说，当然要走，25岁之前离开小城，30岁离开省城，以后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老鲁了，前几天，听说他回来了，见到老鲁时，他的下巴已经有了稀疏的花白胡须。老鲁说，他妈老了，回来就暂时不想走了。

飞走的鹤，凭借的是体力。当然，还有一飞冲天的翱翔愿望和激情。鹤飞走了，还会飞回，而人不一样，人是一匹马，一发不可收，即使绕了一大圈回到原点，一切均已改变。

我的一位邻居，年轻时是只鹤，一个人跑到内蒙古去闯荡。每次回来，与本家弟兄不和，说北方人如何如何豪爽，两个人打架，说动手就动手，一块砖头拍在对方脑袋上，三下五除二，哪像这里的人，磨磨叽叽，吵骂了大半天不见动静，发誓以后不再回来。哪知几年后，提前病退，在外面飞了几十年，举家南迁，待到回到青砖黛瓦的老院，父母已经不在。一只远游的鹤，回到故乡，渐渐安顿下来，不再飞。

不是能飞的东西，就必定飞远，变成一粒小黑点，消失在苍穹里……

也有鹤不飞。